

一片叶子红了，群山开始涌动
无数片叶子红了，群山又安静下来

红叶，似唇，似眉，似心，似刀
天空微微颤动，流水以粉身碎骨
换来秋天的回眸一笑
寒鸦在不远处，盯着偏西的太阳

高喊一声，千万姑娘答应
再高喊一声，只有一个姑娘答应
最后高喊一声，空谷更空
芳名的尸骨，无处可寻

一片红叶落下，群山疯狂地去追
无数片红叶落下，群山又无动于衷

小小海螺壳

背弃大海，走上两千多米的高度
随波逐流的小山和俗事，降至胸口以下
在高原的掌心，一滴清水，足以安放三生
以群星为念珠，以干净的骨头为道场
风，有时狂若魔，而难乱心性
波涛，护法之神，入侵者被挡在外面
时光沉沉浮浮，生命沉沉浮浮，唯有灵魂
静静地修炼，将恨炼成爱，将悲炼成喜
将黑炼成白，脱离轮回的暗道

当防空警报响起

滇西的群山，又进入备战状态
侵略者的脚印，收不回去，成为铁证

也许不信

水隐于水，风隐于风，人隐于人
切开怒涛，里面生长着温柔的心
蜜一样甜的日子，是用苦胆熬出来的
遗弃的小路，最先抵达春天
草木制服一座山的狂野，猫哭老鼠
老鼠也哭猫，它们的眼泪都不是冷的
沙漠和大海，本来是孪生兄弟
走向不同，但都没走出各自命运的定局
蜘蛛结网，其实是想打捞天上的星星
垂钓者，其实是鱼群放置在岸边的诱饵
送花者比举刀者，更有杀念，也更凶残
也许不信，但信与不信，又何妨

昨日的悲伤

乌鸦按在天空中的黑手印，了无痕迹
枯河复活，欢歌覆盖疼痛
走散的爱，在另一个路口相遇
对背叛者的恨，变得微不足道

墨脱的云

抬头仰望，那澄澈的蓝
那蓝色的背景下，悠悠飘过的云
那云朵里神的气息
那气息，仿佛把山、石擦亮
让眼睛里满是墨脱
如莲花般盛开的清纯模样

一个“秋”字

就是这个季节最美的赞叹
墨脱的云，是雅鲁藏布江
上空的云，是珞巴族少女眼中的云
更是群山之上，宁静的
西工错、布裙错倒映的云
更是我心底那抹，洗净纤尘
把蓝色交给蓝天的幸福的云

“萨玛”酒歌

我穿上了门巴族的服饰
却没有他们健康、纯真的肤色
我和他们一起吟唱
却唱不出那么动人的情歌和酒歌
他们的歌声来自心底
就像江水来自雅鲁藏布江

阳光总是偏爱墨脱的
每一寸土地，阳光总是把最干净
最炽烈的音符，在每一寸草上
每一块石头上，留下温暖、清澈

一

大地看透一切——内心无比安宁：不再随波逐流，不再讨好阳光、雨水，和任何一个看风景的人。山上的老树掉光了所有叶子，格外清爽，也许除掉多余的身外之物，才是最真实的秋天。

四

掌灯时分，一场微凉的秋雨落进金黄的田野，玉米吟诵着动情的诗句，献给丰收的粮仓；饱满的谷穗低着头，亲吻深秋光洁的额头……收获时节，每一个夜晚都如此充实而美好。

二

秋风抹去夏日的痕迹，摇动着候鸟的归期；深秋流动的鲜血，一层层渗入叶脉，秋天让人心痛的红，像时光的魔术师。树叶告别天空的怀抱：飘舞着，追逐着，缠绵着……若钢琴上跳跃的手指，用生命演绎季节的悲歌！

三

秋虫孤鸣，凄婉的歌声放弃着最后的抵抗；不管风从哪个方向吹来，温暖早已不复存在。

怒涛劈向乌云，黑色的灵魂，无处隐藏
倒下的大树，削成箭，对准敌人的心脏

如果不是山河破裂，如果不是血染家园
滇西的土地，不会生长仇恨，只会普度众生

防空警报再次响起，这是硬骨的宣言
谁也别想在善良者的头顶，修建魔鬼的宫殿

也许不信

水隐于水，风隐于风，人隐于人
切开怒涛，里面生长着温柔的心
蜜一样甜的日子，是用苦胆熬出来的
遗弃的小路，最先抵达春天
草木制服一座山的狂野，猫哭老鼠
老鼠也哭猫，它们的眼泪都不是冷的
沙漠和大海，本来是孪生兄弟
走向不同，但都没走出各自命运的定局
蜘蛛结网，其实是想打捞天上的星星
垂钓者，其实是鱼群放置在岸边的诱饵
送花者比举刀者，更有杀念，也更凶残
也许不信，但信与不信，又何妨

昨日的悲伤

乌鸦按在天空中的黑手印，了无痕迹
枯河复活，欢歌覆盖疼痛
走散的爱，在另一个路口相遇
对背叛者的恨，变得微不足道

墨脱的云

抬头仰望，那澄澈的蓝
那蓝色的背景下，悠悠飘过的云
那云朵里神的气息
那气息，仿佛把山、石擦亮
让眼睛里满是墨脱
如莲花般盛开的清纯模样

一个“秋”字

就是这个季节最美的赞叹
墨脱的云，是雅鲁藏布江
上空的云，是珞巴族少女眼中的云
更是群山之上，宁静的
西工错、布裙错倒映的云
更是我心底那抹，洗净纤尘
把蓝色交给蓝天的幸福的云

“萨玛”酒歌

我穿上了门巴族的服饰
却没有他们健康、纯真的肤色
我和他们一起吟唱
却唱不出那么动人的情歌和酒歌
他们的歌声来自心底
就像江水来自雅鲁藏布江

阳光总是偏爱墨脱的

每一寸土地，阳光总是把最干净
最炽烈的音符，在每一寸草上
每一块石头上，留下温暖、清澈

一

大地看透一切——内心无比安宁：不再随波逐流，不再讨好阳光、雨水，和任何一个看风景的人。山上的老树掉光了所有叶子，格外清爽，也许除掉多余的身外之物，才是最真实的秋天。

四

掌灯时分，一场微凉的秋雨落进金黄的田野，玉米吟诵着动情的诗句，献给丰收的粮仓；饱满的谷穗低着头，亲吻深秋光洁的额头……收获时节，每一个夜晚都如此充实而美好。

二

秋风抹去夏日的痕迹，摇动着候鸟的归期；深秋流动的鲜血，一层层渗入叶脉，秋天让人心痛的红，像时光的魔术师。树叶告别天空的怀抱：飘舞着，追逐着，缠绵着……若钢琴上跳跃的手指，用生命演绎季节的悲歌！

三

秋虫孤鸣，凄婉的歌声放弃着最后的抵抗；不管风从哪个方向吹来，温暖早已不复存在。

也许不信

水隐于水，风隐于风，人隐于人
切开怒涛，里面生长着温柔的心
蜜一样甜的日子，是用苦胆熬出来的
遗弃的小路，最先抵达春天
草木制服一座山的狂野，猫哭老鼠
老鼠也哭猫，它们的眼泪都不是冷的
沙漠和大海，本来是孪生兄弟
走向不同，但都没走出各自命运的定局
蜘蛛结网，其实是想打捞天上的星星
垂钓者，其实是鱼群放置在岸边的诱饵
送花者比举刀者，更有杀念，也更凶残
也许不信，但信与不信，又何妨

昨日的悲伤

乌鸦按在天空中的黑手印，了无痕迹
枯河复活，欢歌覆盖疼痛
走散的爱，在另一个路口相遇
对背叛者的恨，变得微不足道

墨脱的云

抬头仰望，那澄澈的蓝

那蓝色的背景下，悠悠飘过的云

那云朵里神的气息

那气息，仿佛把山、石擦亮

让眼睛里满是墨脱

如莲花般盛开的清纯模样

一个“秋”字

就是这个季节最美的赞叹

墨脱的云，是雅鲁藏布江

上空的云，是珞巴族少女眼中的云

更是群山之上，宁静的

西工错、布裙错倒映的云

更是我心底那抹，洗净纤尘

把蓝色交给蓝天的幸福的云

“萨玛”酒歌

我穿上了门巴族的服饰

却没有他们健康、纯真的肤色

我和他们一起吟唱

却唱不出那么动人的情歌和酒歌

他们的歌声来自心底

就像江水来自雅鲁藏布江

阳光总是偏爱墨脱的

每一寸土地，阳光总是把最干净

最炽烈的音符，在每一寸草上

每一块石头上，留下温暖、清澈

一

大地看透一切——内心无比安宁：不再随波逐流，不再讨好阳光、雨水，和任何一个看风景的人。山上的老树掉光了所有叶子，格外清爽，也许除掉多余的身外之物，才是最真实的秋天。

四

掌灯时分，一场微凉的秋雨落进金黄的田野，玉米吟诵着动情的诗句，献给丰收的粮仓；饱满的谷穗低着头，亲吻深秋光洁的额头……收获时节，每一个夜晚都如此充实而美好。

二

秋风抹去夏日的痕迹，摇动着候鸟的归期；深秋流动的鲜血，一层层渗入叶脉，秋天让人心痛的红，像时光的魔术师。树叶告别天空的怀抱：飘舞着，追逐着，缠绵着……若钢琴上跳跃的手指，用生命演绎季节的悲歌！

三

秋虫孤鸣，凄婉的歌声放弃着最后的抵抗；不管风从哪个方向吹来，温暖早已不复存在。

也许不信

水隐于水，风隐于风，人隐于人

切开怒涛，里面生长着温柔的心

蜜一样甜的日子，是用苦胆熬出来的

遗弃的小路，最先抵达春天

草木制服一座山的狂野，猫哭老鼠

老鼠也哭猫，它们的眼泪都不是冷的

沙漠和大海，本来是孪生兄弟

走向不同，但都没走出各自命运的定局

蜘蛛结网，其实是想打捞天上的星星

垂钓者，其实是鱼群放置在岸边的诱饵

送花者比举刀者，更有杀念，也更凶残

也许不信，但信与不信，又何妨

昨日的悲伤

乌鸦按在天空中的黑手印，了无痕迹

枯河复活，欢歌覆盖疼痛

走散的爱，在另一个路口相遇

对背叛者的恨，变得微不足道

墨脱的云

抬头仰望，那澄澈的蓝

那蓝色的背景下，悠悠飘过的云

那云朵里神的气息

那气息，仿佛把山、石擦亮

让眼睛里满是墨脱

如莲花般盛开的清纯模样

一个“秋”字

就是这个季节最美的赞叹

墨脱的云，是雅鲁藏布江

上空的云，是珞巴族少女眼中的云

更是群山之上，宁静的

西工错、布裙错倒映的云

更是我心底那抹，洗净纤尘

把蓝色交给蓝天的幸福的云

“萨玛”酒歌

我穿上了门巴族的服饰

却没有他们健康、纯真的肤色

我和他们一起吟唱

却唱不出那么动人的情歌和酒歌

他们的歌声来自心底

就像江水来自雅鲁藏布江

阳光总是偏爱墨脱的

每一寸土地，阳光总是把最干净

最炽烈的音符，在每一寸草上

每一块石头上，留下温暖、清澈

一

大地看透一切——内心无比安宁：不再随波逐流，不再讨好阳光、雨水，和任何一个看风景的人。山上的老树掉光了所有叶子，格外清爽，也许除掉多余的身外之物，才是最真实的秋天。

四

掌灯时分，一场微凉的秋雨落进金黄的田野，玉米吟诵着动情的诗句，献给丰收的粮仓；饱满的谷穗低着头，亲吻深秋光洁的额头……收获时节，每一个夜晚都如此充实而美好。

二

秋风抹去夏日的痕迹，摇动着候鸟的归期；深秋流动的鲜血，一层层渗入叶脉，秋天让人心痛的红，像时光的魔术师。树叶告别天空的怀抱：飘舞着，追逐着，缠绵着……若钢琴上跳跃的手指，用生命演绎季节的悲歌！

三

秋虫孤鸣，凄婉的歌声放弃着最后的抵抗；不管风从哪个方向吹来，温暖早已不复存在。

也许不信

水隐于水，风隐于风，人隐于人

切开怒涛，里面生长着温柔的心

蜜一样甜的日子，是用苦胆熬出来的

遗弃的小路，最先抵达春天

草木制服一座山的狂野，猫哭老鼠

老鼠也哭猫，它们的眼泪都不是冷的

沙漠和大海，本来是孪生兄弟

走向不同，但都没走出各自命运的定局

蜘蛛结网，其实是想打捞天上的星星

垂钓者，其实是鱼群放置在岸边的诱饵

送花者比举刀者，更有杀念，也更凶残

也许不信，但信与不信，又何妨

昨日的悲伤

乌鸦按在天空中的黑手印，了无痕迹

枯河复活，欢歌覆盖疼痛

走散的爱，在另一个路口相遇

对背叛者的恨，变得微不足道

墨脱的云

抬头仰望，那澄澈的蓝

那蓝色的背景下，悠悠飘过的云

那云朵里神的气息

那气息，仿佛把山、石擦亮

让眼睛里满是墨脱

如莲花般盛开的清纯模样

一个“秋”字

就是这个季节最美的赞叹

墨脱的云，是雅鲁藏布江

上空的云，是珞巴族少女眼中的云

更是群山之上，宁静的

西工错、布裙错倒映的云

更是我心底那抹，洗净纤尘

把蓝色交给蓝天的幸福的云

“萨玛”酒歌

我穿上了门巴族的服饰

却没有他们健康、纯真的肤色

我和他们一起吟唱

却唱不出那么动人的情歌和酒歌

他们的歌声来自心底

就像江水来自雅鲁藏布江

阳光总是偏爱墨脱的

每一寸土地，阳光总是把最干净

最炽烈的音符，在每一寸草上

每一块石头上，留下温暖、清澈

一

大地看透一切——内心无比安宁：不再随波逐流，不再讨好阳光、雨水，和任何一个看风景的人。山上的老树掉光了所有叶子，格外清爽，也许除掉多余的身外之物，才是最真实的秋天。

四

掌灯时分，一场微凉的秋雨落进金黄的田野，玉米吟诵着动情的诗句，献给丰收的粮仓；饱满的谷穗低着头，亲吻深秋光洁的额头……收获时节，每一个夜晚都如此充实而美好。

二

秋风抹去夏日的痕迹，摇动着候鸟的归期；深秋流动的鲜血，一层层渗入叶脉，秋天让人心痛的红，像时光的魔术师。树叶告别天空的怀抱：飘舞着，追逐着，缠绵着……若钢琴上跳跃的手指，用生命演绎季节的悲歌！

三

秋虫孤鸣，凄婉的歌声放弃着最后的抵抗；不管风从哪个方向吹来，温暖早已不复存在。

也许不信

水隐于水，风隐于风，人隐于人

切开怒涛，里面生长着温柔的心

蜜一样甜的日子，是用苦胆熬出来的

遗弃的小路，最先抵达春天

草木制服一座山的狂野，猫哭老鼠

老鼠也哭猫，它们的眼泪都不是冷的

沙漠和大海，本来是孪生兄弟

走向不同，但都没走出各自命运的定局

蜘蛛结网，其实是想打捞天上的星星

垂钓者，其实是鱼群放置在岸边的诱饵

送花者比举刀者，更有杀念，也更凶残

也许不信，但信与不信，又何妨

昨日的悲伤

乌鸦按在天空中的黑手印，了无痕迹

枯河复活，欢歌覆盖疼痛

走散的爱，在另一个路口相遇

对背叛者的恨，变得微不足道

墨脱的云

抬头仰望，那澄澈的蓝

那蓝色的背景下，悠悠飘过的云

那云朵里神的气息

那气息，仿佛把山、石擦亮

让眼睛里满是墨脱

如莲花般盛开的清纯模样

一个“秋”字

就是这个季节最美的赞叹

墨脱的云，是雅鲁藏布江

上空的云，是珞巴族少女眼中的云

更是群山之上，宁静的

西工错、布裙错倒映的云

更是我心底那抹，洗净纤尘

把蓝色交给蓝天的幸福的云

“萨玛”酒歌

我穿上了门巴族的服饰

却没有他们健康、纯真的肤色

我和他们一起吟唱

却唱不出那么动人的情歌和酒歌

他们的歌声来自心底

就像江水来自雅鲁藏布江

阳光总是偏爱墨脱的

每一寸土地，阳光总是把最干净

最炽烈的音符，在每一寸草上

每一块石头上，留下温暖、清澈

一

大地看透一切——内心无比安宁：不再随波逐流，不再讨好阳光、雨水，和任何一个看风景的人。山上的老树掉光了所有叶子，格外清爽，也许除掉多余的身外之物，才是最真实的秋天。

四

掌灯时分，一场微凉的秋雨落进金黄的田野，玉米吟诵着动情的诗句，献给丰收的粮仓；饱满的谷穗低着头，亲吻深秋光洁的额头……收获时节，每一个夜晚都如此充实而美好。

二

秋风抹去夏日的痕迹，摇动着候鸟的归期；深秋流动的鲜血，一层层渗入叶脉，秋天让人心痛的红，像时光的魔术师。树叶告别天空的怀抱：飘舞着，追逐着，缠绵着……若钢琴上跳跃的手指，用生命演绎季节的悲歌！

三

秋虫孤鸣，凄婉的歌声放弃着最后的抵抗；不管风从哪个方向吹来，温暖早已不复存在。

也许不信

水隐于水，风隐于风，人隐于人

切开怒涛，里面生长着温柔的心